

珠玑录



桃花流水杳然去，
不知千山与万山。

沈璵璵 著

青崖
白鹿记

十周年纪念版

下
册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A WHITE DEER AMONG
GREEN PEAKS

十周年纪念版

沈
璵
璵
著



下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下册



第二十三回

雷惊迷梦

293

第二十四回

一夜枯荣

302

第二十五回

芙蓉解语

314

第二十六回

浊水清尘

327

第二十七回

巫山云雨

334

第二十八回

檀烟一炬

345

第二十九回

燕语呢喃

356

第三十回

离鸾别凤

364



目录

下册

番外一	天台遗事	391
番外二	木兰花树	404
番外三	屏上暗红蕉	452
番外四	药	483
番外五	天雨花	500
	后记	573
	尾声	387

第二十三回

雷惊迷梦

还是在当年那间布置优雅的大厅里，夜来夫人周身的经脉都被重创，再无还手的能力了。那座假山盆景一毫无损，大花瓶却被打得粉碎，零落的碧桃花和银色的瓷片混在一起，又像是血又像是泪。夜来夫人拈起一片破损的花瓣，微微笑道：“你拿到了经书，果然把武技练得很好。如今武林年轻一辈之中，除了不多的几个人，像楼荻飞和欧阳云海，其他人已不是你的对手。待会儿你一出迷宫，就会在江湖上声名鹊起了。”

沈瑄道：“夫人不必过奖。夫人的技艺远胜于我，若不是近日来你身上毒质发作，功力有所减退，我也不能在三百招之内取胜。”

夜来夫人惨然笑道：“你太谦虚了。我练了这尸香无影手，早料到是玩火自焚。”

沈瑄道：“天台宗的内功走纯阴一路，你体质寒冷，却要强练我派的至上内功‘不系舟’，阴阳不能调和，要不是你功底尚厚，早就吐血而死了。你不能练成正宗的洞庭内功，居然另辟蹊径，用‘不系舟’里的上乘功夫创出了尸香无影手这样的邪魔武技。我阿翁若泉下有知，也被你气死了。好在你自己也知道，你没有上乘内功，总是扛不住尸毒内侵。本来你今日自食其果，这些年的罪孽也算偿还了。但我曾答应过蒋娘子，一定要为她报仇。”

夜来夫人道：“我可以为她偿命。其实我来到这里和你决斗，无论胜败，都没有打算再出去。”

沈瑄知道，夜来夫人是把这个地宫视为自己的归宿的，问道：“你是不是想到那里去死？”

夜来夫人点点头：“不错。烦你跟我走一遭，到那个有石棺的屋子里去。另外，

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办。”看见沈瑄迟疑不定，又道，“从那条路走，你杀完我，就可以离开这地方了。你从前不是走过吗？别的出路，有镜湖宗和海门帮的人看守，想来你也不愿和他们夹缠不清。那条路是武夷山的人把着，梅仙子虽暴躁，还不是讨厌的人。”原来范定风的布置她早就了如指掌，“你不用担心我要你陪我死，因为我还有求于你。”

沈瑄道：“什么？”

夜来夫人道：“钱九这一回带着人回来，我早已算定难逃劫数，认了命。不过，我死了以后，丹儿必然陷入绝境。我一生杀人无数，却从没让丹儿的手上沾过一滴血。我请求你看在你二人一向的情谊上，保护他性命。”

沈瑄心里一震，她还不知道钱丹已经死了，而且死在她自己设的圈套里。要不要告诉她呢？沈瑄望着她凄凉心酸的神情，终究不忍心，只涩涩道：“你放心吧！”夜来夫人释然，走到盆景后，拨开了机关。

那条仄仄的地道和从前没什么两样。沈瑄跟在夜来夫人身后，两人各怀思忆，不交一语。山谷里只有足音在回荡，一声，又一声。

石室里的长明灯，晦暗如困倦的眼睛。沈瑄推开了石棺的盖子，夜来夫人却把手伸进去，又打开了石棺里的机关，露出下面的阶梯来：“这不是我真正的寿材，下面才是。”她解释道。

沈瑄想起了曹操七十二疑冢，暗自摇头。那块刻着“江海不系舟”的石板横在棺底，夜来夫人道：“多少人为了这劳什子送命，谁料到被你练成了。”

在下面的那间石室里，那只香案已重新布置好了。一排白荧荧的蜡烛飘出悠悠的火舌，流下的烛泪在烛台上积成一座小山，形成千奇百怪的样子。青瓷瓶插着碧桃花，娇艳如血，在白墙上映着淡淡的霞影。香案下面有一只巨大的青铜香炉，累积着多年的香灰，三支秘制名香吐着馨香的烟气。

夜来夫人抓出一把纸钱，在蜡烛上点燃，投入一个火盆里，静静地看着它烧完，又抓过一把。沈瑄立在一旁，颇为好奇。夜来夫人低声念了一段经文，神情已是十分安详，默了一会儿，又道：“湘灵，娘又来看你了。这一次，娘再也不走，永远陪着你和你阿耶。你高不高兴？”

原来除了钱丹，夜来夫人还有一个孩子！

夜来夫人又添了一把纸钱，徐徐道：“今年娘本来备了很好的礼物，可匆忙间没带来，湘灵，你不怪娘吧？今天是你的生日……”

沈瑄愕然，她说什么？他颤声问道：“今天是几日？”

夜来夫人又像是回答，又像是自语：“我约的比武是二月十一，已经过了一夜了，今天十二，是花朝节。我的女儿与百花同一天生日，长得真可爱……可惜她还只是花蕾的时候，就凋谢了。”

沈瑄几乎晕了过去，几年以前太湖边上那个黯然伤别的夜晚，蒋灵骞卷起袖子，给他看过一只红玛瑙的臂环，他记得清清楚楚！他还存了一线希望，问道：“令爱……多大了？”

夜来夫人道：“一岁多就夭折了。活到今日，也快要二十岁，早该出嫁了。你问这个做什么？”

她回过头，看见沈瑄绝望的脸色，惊道：“怎么，你知道这事？”

沈瑄本来手扣着佩剑，此时当的一声落到地上。夜来夫人见状，也是越来越惶恐，瞪大了眼睛：“怎么回事，你说！”

沈瑄已经什么都不想说了，但……他还是应该问清楚，遂道：“她的生辰八字，是不是‘戊子乙酉庚辰辛未’？”

夜来夫人叫道：“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是她？”她已经明白过来，女孩子的生辰八字，除了父母至亲，只有夫家知道。何况，沈瑄没有否认。

她惨叫一声，笑道：“我为她祈祷了十九年，想不到她好好地活着，却被我自己一掌打死。”白光一闪，鲜血飞溅，一只白玉般的手掌啪的一声掉在地上，却是她自己齐腕切下。

“夫人，你别这样……”沈瑄叫道。夜来夫人已经晕死过去，断腕处流出的血，都透着尸毒的黑色。沈瑄心乱如麻，他千里迢迢赶来为蒋灵骞报仇，却在最后一刻发现仇人是她的生身母亲，而且是多年来苦苦思念女儿的母亲，这仇还怎么报？他到底该怎么办呢？他为夜来夫人止了血，等着她醒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夜来夫人睁开了眼睛，看见沈瑄守在一旁，徐徐道：“你怎么

不杀了我？”

沈瑄的心情也渐渐平静，只是摇摇头。

夜来夫人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道：“这是我的一个秘密，本来以为会平平静静地带到坟墓里去的，不料……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你知不知道，我明明晓得尸香无影手会自害其身，为什么还要练？”

沈瑄道：“为了复仇。”

夜来夫人道：“不错，深仇大恨。你知道，我本来是天台宗的弟子。我的父亲，就是天台掌门蒋听松。大家都说他是个性情很怪的人，其实那是为了我母亲。我父亲很爱我母亲。峨嵋雪、赤城霞。他总是说，母亲是赤城山上司管云霞的仙子。可是，母亲生下我以后就死了。”

她望了沈瑄一眼，想起来什么似的，道：“这都是不相干的事情。后来，父亲百般溺爱我。我的名字叫明珠，可真的就是掌上明珠。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为婚事忤逆了父亲时，他气得几乎发了狂。那年我十七岁，一个号称天下第一剑客的人上了天台山，他打败了我所有的师兄，连父亲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可知道，父亲当年名重江湖，只有你阿翁烟霞主人和巫山老祖任风潮可与之齐名。但是后来，这个年轻人却被我收服了。父亲和师兄们全都气得不行……”

她气息奄奄的脸上忽然绽出了如花的笑靥，显得十分天真，仿佛沉浸在当年初恋的甜蜜之中。这种神情一转即逝，她又叹道：“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想笼络蒋灵騫——湘灵，就是因为一个奇怪的想法：为什么天台山的女孩儿总是不得自由，为什么我们总是姻缘坎坷？当然啦，我比你们幸运。那个时候天台、洞庭两家虽然互有嫌隙，不相交结，但并无深仇大恨，没有闹到后来那样不可收拾。”

沈瑄道：“那个年轻的剑客，是洞庭门下？”

夜来夫人蒋明珠诧道：“四郎是你们三醉宫最出色的弟子，你不知道？也难怪，死了这么多年了，除了我，还能有谁记得他？说到哪里了？嗯，我说过，父亲性情古怪，他不愿我嫁给外人，何况他一向不喜欢三醉宫，何况四郎重重挫了他的风头。本来他有意把我许给他的得意弟子——大师兄黄云在。我有七个师兄，打小儿他们都很宠爱我。也许，大师兄真的很想娶我，后来我嫁给四郎，他难过了好一阵子，可我不

喜欢他……想不到父亲多活了十几年，行事还是这样，居然把湘灵许给汤慕龙。他以为，选一个他觉得十全十美的，就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汤慕龙性情柔弱，空有一副好皮囊……不说这些。那个时候，为了能嫁给四郎，我把赤城山闹得翻了个个儿。父亲大发脾气，我的脾气就更大。最后他拗我不过，就宣布断绝父女关系，由得我去，百事不问了。”

沈瑄道：“其实令尊……我到过天台山，令尊一直留着你的房间，他很想念你的。”

蒋明珠道：“我知道的，他就是这样的人，但我不能饶恕他们。天台宗我行我素惯了，在江湖上声名不佳，父亲是老怪物，我是小妖女，现在又是妖妇，哼！四郎那边也有麻烦，虽然他一向独来独往，但对师门的感情极深。你们三醉宫那时是名门正派的领袖，他一说要娶我，引来了多少闲言碎语！好在你的阿翁真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好人，这件事上一点也没有为难四郎。后来历经波折，我和四郎终于结了婚，婚后就天台山里隐居起来，就在那个传说中刘阮遇仙的桃源仙谷。那地方十分隐蔽，我那些师兄也不敢来打扰。四郎从君山老家带来了湘妃竹，我又在山谷里种下了碧桃花。我们建了一座竹屋住着，不问世事、无忧无虑。那一年多的日子，真如世间最美的梦一样。女儿出生了，我们俩给她起的名字叫‘湘灵’，那是因为四郎说他不能忘了师门的恩惠，要给她起一个湘水神女的名字。”

“湘灵小时候就很漂亮，春天来了，我抱着她在院子里看碧桃花，心里就想她长大了是怎样一个美人儿，会不会像我。可惜，她长大了是很美，却不像我。”蒋明珠言下有深深的遗憾，倘若蒋灵鸾像她，也许真相早就揭开了，不会迟到如今。

蒋明珠道：“就在那年春天，你阿翁病重，带了信来，四郎就急着回三醉宫。他自己要走不算，还带走了湘灵，说要给你阿翁看看。这一件事上，我永远不原谅他。我放心不下，本来要跟去，可偏偏那时又有了身孕。我只好留在山上，苦苦地等他带着湘灵回来。谁知他再也没回来。当时匆匆一别……”一滴泪水从她蜡黄的脸上滑落，十九年的风霜，也不曾磨灭当年的伤痛。

她缓缓道：“年轻时不知道，江湖的仇怨是越积越深，而不是渐渐化解。我一直以为，时间一长师兄们总会跟我们化干戈为玉帛，没料到他们恨得那么深。四郎还没到洞庭，就在庐山下被我的七个师兄围攻。江湖上的人纷传他失踪了，我知道他是死

了，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会来找我的。至于湘灵，我以为师兄们不可能放过她。如今想来，应该是阿耶救了她，又把她抚养成人。

“我一直不清楚，阿耶在这件事里到底做了什么，但七个师兄敢这样做，他逃不了责任。他为什么不护着女儿女婿！后来听说他到三醉宫去，夺了你阿翁留给四郎的经书，我想他一定是为了《江海不系舟》，指使徒弟害了四郎。我要报复他。那天晚上，我就潜回赤城山去偷取那卷秘籍。没想到那卷书竟然被阿耶随便扔在客厅里。我本想拿了书就走，后来一想，不能便宜了他。我熬了一夜，把原书颠三倒四地抄了一遍。我那时学武也小有聪明，那些话经我一编排，看上去头头是道，可意思全是反的。我就是要阿耶去练这假秘籍，白费心力，走火入魔！你别说我心肠太狠，那时我难过得发疯，直到现在都平静不下来。然后我就离开了天台山，再没回去。

“后来我就听说了阿耶到你们三醉宫去逼死你父亲的事。不知道是阿耶看出了经书是假的，怀疑到三醉宫头上了呢，还是他们都没发觉，争执的本来就是造的假经书。”

沈瑄却知道，洞庭宗确有这样一卷秘籍，经汪小山之手落入范家。那时他拿到蒋灵鸾从石棺中抢出的《江海不系舟》还深为疑惑，不知何以夜来夫人也有。现在才知道，父亲为之流了一湖赤血的“家传秘籍”，竟然只是一卷伪书！他连苦笑的气力也没了。

“我在江湖上流浪，无可归依。一路寻到庐山，没有找到丈夫和女儿的尸体，每天只是以泪洗面。好在那时我腹中还有四郎的骨血，所有的希望都在那孩子身上了，盼着将他生下来，抚养长大，为他的父亲和阿姊报仇。”

“那是钱丹吗？”沈瑄问道。

蒋明珠摇头道：“不，丹儿是钱佐的孩子。我在庐山上又遇见了大师兄，他逼我回去，仍旧做他的妻子，我自然不肯。那时我武技尚不如他，只能拼着一死，居然打败了他，远远逃走。可是这一场苦战，使我的孩子也失去了。那时我绝望到了极点，只想早点去见四郎，就在一棵树上投缳自尽。恰好钱佐游庐山，救下了我。钱佐出身富贵，人却忠厚，我跟他到了钱塘府，成了夜来夫人。

“一死不成，我便发下毒誓，要为夫君和女儿报仇，让所有凶手付出惨痛的代价。报仇要有绝世武技，我就练‘尸香无影手’；报仇要有权势，我就赶走了钱九，让钱

佐做钱塘王。”

沈瑄正色道：“你复仇也罢了。但这些年来，你杀了那么多人，不会个个都是当年的凶手吧？”

蒋明珠凄然道：“你说的不错。可是权势这种东西，追逐起来永远不会嫌多，而仇恨，更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有时我也想，是不是太过分了？可一想到四郎和女儿的惨死，我就觉得没什么过分的。当初有谁同情过我，我又何必手软！当年的仇人一个个家破人亡，鸡犬不留，只除了一个人尚未查出，那就是七个师兄邀来的帮手。”

沈瑄拧眉问：“帮手？”

“是啊，他们有帮手。”蒋明珠道，“四郎何等英雄，七个师兄同上也不是他的对手。那第八个人，一定不凡，也许是庐山的。试想四郎是洞庭名门弟子，竟在庐山遇害。他庐山宗说毫不知晓，怎么可能！但也奇怪，我查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眉目。前年我逼问黄云在他们几个，你也看见了，他们至死不肯告诉我。

沈瑄道：“四师叔在江湖上还有别的仇人吗？”

蒋明珠摇摇头：“或许是仇人，或许是也觊觎经书的人。这个人没有查到，我一直以为是平生第一憾事……想不到，还没有找到最后一个仇家，报应就来了。我情愿自己死一万次，只要能换回湘灵的性命……为什么偏偏让我杀死自己的女儿……”她已是泣不成声。

沈瑄等着她哭完，一言不发。

蒋明珠忽然抬头道：“你说你去过天台山。我阿耶死了，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沈瑄怔住了，这如何说起呢？只好回答：“令尊前年就过世了，情形如何，我也不甚明白。”蒋听松的死至今还是个谜。如果不是那个意外，事情不会到今天这一步，他和离离或许能像蒋明珠夫妇一样，在桃源仙谷过上半年神仙日子。一念及此，不觉怅然。

蒋明珠道：“我和父亲之间，是是非非纠缠了一辈子。他对不起我，我也对不起他。当年他解散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天台宗，我一直以为是他丢了经书迁怒弟子，后来黄云在和梅雪坪临死前说，那是因为他恼恨七个弟子不义，对我的丈夫和孩子下毒手，使得我和他反目成仇。既然如此，我和他的恩怨也就可以算了。可我只是不能原谅他，

他带走了我的孩子，何以不告诉我，至少也该告诉湘灵。他害我们母女对面不识。我背叛了他，他就让我的女儿做我的仇人，真是狠心！”

沈瑄道：“我想不是这样的。蒋翁向蒋娘子隐瞒身世，大概是为了不让她也卷入仇杀中。什么都不知道，日子还平静些。”

蒋明珠出了一回神，叹道：“是啊，她始终不知道母亲就是我这个恶魔，也许更好些。”她站起身来，从香案后面取出了一把样式古朴的宝剑，轻轻抽出，剑身闪出清冷剔透的光芒。沈瑄觉得好眼熟。

蒋明珠道：“她一定跟你说过天台山的青崖双刃，洗凡清绝。”

沈瑄点头。

蒋明珠道：“我结婚的时候将这两把剑偷了出来，洗凡剑自己使用，清绝剑给了四郎，也算得定情之物了。四郎在庐山上殒命，清绝剑就失了下落。我发现蒋灵骞佩着清绝剑，曾大起疑心，后来才打听到她是捡来的。世界那么大，偏偏是她捡到了她父亲的剑，这也是天意吗？离开天台山后，我就不再使剑，这洗凡剑一直收藏在这里。现在我把它给你。”

沈瑄有些震惊：“给我？”蒋明珠这样说着，持剑的左手却没有伸出。

蒋明珠道：“我的女儿一生不幸，但她得到你真心相爱，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对你说了这样长的一个故事，正是为此。我希望这个世上总有人知道她的来历。你把这剑带走吧。洗凡清绝，原是配成一对的，只可惜世间事情，往往不如人意……”

她话音徐徐微弱，渐至不可闻。沈瑄一低头，看见那寒光四射的洗凡宝剑，已刺入了她的胸膛。

“夫人！”

蒋明珠再也不会醒了，脸上的神情，说不出的安详。

沈瑄扶起她的尸身，轻轻拔下宝剑。饶是他曾经剧烈变故，此时也有些支持不住。他看见香案的一侧，果然有一个十分朴素的木棺，就将尸体放了进去，理了理妆容，盖上棺盖。

纸钱还剩了一些，他尽数烧完了。香案后的帷幕掀起，亮出了灵龕的一角。沈瑄撩开一看，里面写着一大一小两个牌位，没有称谓，只是简简单单的名字，一曰“澹

台树然”，一曰“澹台湘灵”。

沈瑄回到上面的石室里，用掌力击碎一段山岩，封住了那条逼仄的地道。又合上石棺盖子，捣毁了机关，堵住了向下的台阶。这样，夜来夫人的尸体和她的秘密，再不会有人来打扰了。

在石室的一角，沈瑄找到了从前那扇门。犹豫了一会儿，他终于吹灭了蜡烛，提起洗凡剑，推门出去了。他记得当初那次逃生，门外面是一个很深的碧水潭。可是门开了，眼前只有一片干涸的泥地，星罗棋布地露出一块块青石板。沧海桑田，无非如此。而山中又是暮色苍苍。



第二十四回

一夜枯荣

身后一声巨响，接着山体中滚出一阵阵碎石迸裂的声音，许久方才停歇。不知道里面什么机关被触动了，将迷宫的地道和石室统统摧毁。蒋明珠的尸体和她的秘密，就这样永远掩埋在了废墟里，再也无人打扰。

爆炸声却引来了一群道士，一个个从山石后面露出头来，把沈瑄团团围住。一个神情倨傲的中年道姑和一个矮个子老道士迎面过来。沈瑄想起来，这是武夷山的人。

“妖妇呢？”梅仙子劈头就问。

沈瑄本来懒得多言，但夜来夫人的生死，当是这些人最关心的，不说清楚，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将昨日迷宫决斗、夜来夫人自戕的经过大致说了说。当然，自尽的原因他只字不提。

梅仙子拧着两条眉毛道：“你说她死了，我们怎么相信？说不定你悄悄放了她呢。带我去看尸首！”

“信不信由你，我不会带你去的。”见梅仙子的眉毛拧得更紧，沈瑄又道，“她葬在地下迷宫里。迷宫已坍塌了，你一定要瞻仰遗容，可以学学愚公，把这座山挖开。”

“你！”梅仙子大怒，拂尘手柄一倒，扫向沈瑄脸上。这一招“红拂掠发”，手段极漂亮，是梅仙子一出绝技，平日用来教训人，端的是威风十足。

沈瑄不动声色，随随便便一闪，梅仙子的拂尘就落了空。兰道人一把拉住了梅仙子：“哎，师姊，发什么火呢！夜来夫人已死，这是好事。”这兰道人的脾气非常温和，与梅仙子恰恰相反，又道，“昨日丐帮曹长老送信，说是有一位剑客也来向夜来夫人寻仇，还救了空流和尚的命，想来便是这位郎君。郎君杀死夜来夫人，也是替我们菊师弟报了大仇。不知……不知郎君高姓大名？”

因为和蒋灵骞的情事，江湖上知道沈瑄名字的人不少，可是真正认得他的没有几个。昨夜在八卦田，曹止萍是没看清，范定风有所猜疑却没说出，其余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他只是道：“无名小卒，道长不必打听。还有，我已说过，夜来夫人不是我杀的，她是自尽。”

兰道人笑咪咪道：“郎君谦虚什么。夜来夫人是何等样人，若不是被你制服，走投无路，她怎会自尽？”

沈瑄心里惘然，那是杀死蒋灵骞的凶手，也是千万人仇恨的魔头，却又是她的母亲，他到底该不该杀她？倘若蒋灵骞地下有知，还会让他报仇吗？会不会反而怪他害了自己亲生母亲？虽然他终究没杀蒋明珠，她是自尽的，自尽的原因，可说是源于对亡女的愧疚。但她的死，究竟沈瑄有多少责任？如果不是他胜了她，使她陷入绝境，或者她不至于要死。他苦笑一声，抱拳道：“没有别的事情，我先告辞了。”

梅仙子冷冷道：“夜来夫人这一死，吴掌门的事可就没有了结了。”

沈瑄本来已经准备离开，听见“吴掌门”三字，禁不住停下来：“是三醉宫的吴掌门，他也来了？”

梅仙子虽急躁，却也极有阅历。她刚才见识了沈瑄闪避拂尘的动作，料定他和洞庭宗有渊源，遂立刻抬了吴剑知出来。兰道人解释道：“三醉宫吴掌门昨日送信，说是如捉到夜来夫人，希望能亲自问问话。三醉宫并未参与此事，吴掌门近日才赶过来。他有一个不肖外甥，前年失了踪，据说与夜来夫人有关。他是想赶在妖妇死前问问消息。”

当年三醉宫一战后，误会重重。吴剑知重伤了蒋灵骞，又将沈瑄逐出门户。沈瑄回到江南之后，并没想过要见吴剑知，甚至连回洞庭湖看看的意思也没有。此时听说吴剑知找他，不觉心动。而且夜来夫人说的那段往事，尚有一些不足之处，也只有吴剑知才能解答。

栖霞山的隐士含玄子是吴剑知的旧友，吴剑知来到钱塘就借住在他那里。沈瑄从兰道人那里问明了路径，向栖霞山清风谷寻去。栖霞山出好茶，一路茶树满山，茶香满途，是个清幽的所在，倒把沈瑄连日来的沉郁悲愤荡涤去了许多。

含玄子的别业建在山腰的万木丛中，依着山势，起了一座不小的花园。院子外圈是一圈高大的樟树，连云绕翠，浓薄相接。沈瑄敲了敲门，院中静悄悄的无人回应。沈瑄迟疑了一下，自己推开门进去，唯见藤萝盘径，繁花照眼，凉棚水石，参差掩映，主人却不知哪里去了。

沈瑄按住剑，等了一会儿。忽然看见小楼后面白虹贯顶，知道是剑气，匆匆过去。

一座五角凉亭外面，吴剑知和一个蒙面人正在比剑。旁边一个穿淡青色道袍的白胡子老头儿正在观战，满脸焦急模样。沈瑄看过两个回合，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比剑，因为那蒙面人一招招都是逼向吴剑知要害，全然是生死之战。而这时吴剑知已处于下风，沈瑄暗暗心惊。吴剑知的洞庭剑术沉稳老练，已臻化境，然而这个蒙面人的剑术似乎更高一筹。沈瑄看了一会儿只觉说不出什么门道来，却又似曾相识。但有一点，蒙面人的剑术极为狠辣阴损，不留余地，透着一种难言的邪气。吴剑知年老体衰，渐渐支撑不住了。沈瑄按捺不住了，拔剑而出。

他内力大涨，轻功已到了来去无形的境界。蒙面人的长剑逼向吴剑知的喉头，忽然眼前白光一闪，一股巨大的力道封住了他的剑势。蒙面人被震得虎口开裂，长剑几乎脱手。原来沈瑄看出他剑法虽然厉害，内力却还有限，故而在轻灵的洗凡剑上运上一道刚猛的真气，将他逼开。蒙面人不得不退了一步。沈瑄人未落地，剑势已划了一个圆，撩向蒙面人的面巾，欲挑出他的真面目。这是从《五湖烟霞引》中的“太湖渔隐”化出的一招，甚是出人意料：起手取守势，看似温文尔雅，目的却是取人面门，咄咄逼人。可是蒙面人居然看出了沈瑄的用意，哼了一声，竟不回护，剑尖却直取沈瑄的右腕。这一招是两败俱伤的打法，沈瑄手腕会受伤，蒙面人不免划破脸。然而蒙面人剑走直势，却能够先下手为强。沈瑄反应更快，那圆圈刚划了一半，忽然变招，向右一格，离蒙面人的胸膛只得半寸。

蒙面人大吃一惊，翩然后跃，撤回的长剑连挽几个剑花，挡住沈瑄攻势。沈瑄这时却愣了愣。刚才蒙面人刺他手腕，其实是那一招的唯一破解之法。他忽然想起了蒙面人武技的来历，大惑不解。高手过招，哪容分心，他这一迟疑，蒙面人顿时甩出一大把梅花针。沈瑄趋避不及，立刻运功护身，衣袍如同灌了风似的鼓起来。那些细针被纷纷弹开，一根也没伤着他。但这样一耽搁，蒙面人却也穿过茶林跑了。